

船子和尚拨棹歌

机缘集

唐 释德诚撰

元 释坦辑

灵隐善庆序

药山和尚嗣法者有六人，船子诚师其一也。师见药山有证悟，与道吾、云岩为伯仲。负不羈之志，放浪于山水之间，以接来学。后因夹山求参，决以药山宗旨授之。载之方册可考，不复重述。朱泾法忍坦宝二上人，以师机缘洎前辈名尊宿偈赞出示，欲余语叙其端。吁！是太虚空加绘画耶。上人请益勤，因言曰：达磨之道至大鉴，大鉴至青原，青原至石头，石头至药山，展转付授，递相钝置，早是埋没已灵了也！何况诸方老冻侬为蛇添足，去道远矣。虽然，道本无言，须假言而显。譬如琴瑟箜篌，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只如船子道：我二十年在药山只明此事。嘱之夹山，毕竟唤什么作此事？若向这里明得，不谬为船子儿孙。

天历二年冬十月住灵隐寺比丘善庆焚香拜书

（此处钤“释善庆印”、“无所住道人”印二枚）

华亭朱泾船子和尚机缘

师名德诚，初参澧州药山弘道俨禅师。俨问师云：“尔名什么？”师曰：“名德诚。”俨云：“德诚又成得个什么？”师曰：“家园丧尽浑无路。”俨云：“德诚。”师拟对，俨以手掩师口，师因有省。遽云：“哑！”俨云：“子作什么？”师曰：“陋质不堪红粉施。”俨云：“子以后上无片瓦，下无锥地，大阐吾宗。”自此韬光众底，与道吾、云岩二人为道契。自离药山，师谓二人曰：“公等各据一方，建立药山宗旨。予率性疏野，惟好山水，乐情自遣，必无所能。他日知我所止之处，有灵利座主拍一个来，或堪琢磨，将授平生所得，以报先师之恩。”遂乃分离。至嘉禾，上一小舟，常泛吴江、朱泾，日以轮钓舞棹，随缘而度，以接往来时人，号为船子和尚。师一日泊舟，岸次闲坐。有官人问：“如何是日用事？”师竖起桡云：“会么？”官人云：“不会。”师云：“拨棹清波，金鳞罕遇。”师因有颂云：“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又曰：“二十余年江上游，水清鱼儿不吞钩。钓竿斫尽重栽竹，不计工程得便休。”“三十余年坐钓台，钩头往往得黄能。锦鳞不遇虚劳力，收取丝纶归去来。”又于松泽西亭留辞三首，其一曰：一叶虚舟一副竿，了然无事坐烟滩。忘得丧，任悲欢，却教人唤有多端。其二曰：一任孤舟正又斜，乾坤何路指生涯。抛岁月，卧烟霞，在处江山便是家。其三曰：愚人未识主人翁，终日孜孜恨不同。到彼岸

，出樊笼，原来只是旧时公。又？山洪禅师问师：“如何是道？”师曰：“一亘晴空绝点云，十分清澹廓如秋。”洪云：“恁么则溢目自全彰，清波无透路。”师云：“霜天月白江澄练，堪笑游鱼长自迷。”洪不契，师舞棹拨船而去。乃歌曰：有一鱼兮伟莫裁，混虚包纳信奇哉。能变化，吐风雷，下线何曾钓得来。又曰：莫道无修便不修，菩提痴坐若为求。勤作棹，慧为舟，这个男儿始彻头。又曰：一片江云倏忽开，翳空朗日若为哉？适消散，又徘徊，试问本从何处来。夹山善会禅师初参石楼，住京口鹤林寺。道吾到，遇其上堂，僧问：“如何是法身？”会曰：“法身无相。”又问：“如何是法眼？”会曰：“法眼无瑕。”道吾不觉失笑。会遥见，便下座请问道吾：“适来答这僧话，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不惜慈悲，望为说破。”道吾曰：“和尚一等出世，未有师在。某终不为说。可往吴江朱泾，问船子和尚得否。”会云：“此人如何？”道吾曰：“此人上无片瓦盖头，下无锥地容足。若去当须易服。”会乃依教，直造朱泾。船子便问：“大德住某寺？”会云：“寺则不住，住则不似。”师云：“不似又不似个什么？”会云：“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师曰：“什么处学得来？”会云：“目前无法，意在目前。”师曰：“一句合头语，万劫系驴橛。”师又问：“垂丝千尺，意在深潭。离钩三寸，子何不道？”会拟对，师以桡劈口打，会落水。才出水，师又曰：“道！道！”又打。会豁然大悟，乃点头三下。师云：“竿头丝线从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会又问：“抛轮掷钓，师意如何？”师曰：“丝悬绿水之中，浮定有无之意。”会云：“语带玄而无路，舌欲谈而不谈。”师曰：“钓尽江湖，锦鳞始遇。”会乃掩耳。师曰：“如是如是。”遂嘱曰：“汝向去直须藏身处没踪迹，没踪迹处没藏身。吾二十年在药山只明此事。汝今既得，他后不得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里锄头边，觅取一个半个，无令断绝。”会乃辞行，频频回顾。师遂唤会：“阁梨。”会回首。师竖起桡曰：“汝将谓别有。”乃覆舟入水而逝。会至咸通十一年，住夹山。咸通十年。僧藏晖依覆舟案侧，始建此寺。

拨棹歌

有一鱼兮伟莫裁，混虚包纳信奇哉。
能变化，吐风雷，下线何曾钓得来。
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
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
莫学他家弄钓船，海风起也不知边。
风拍岸，浪掀天，不易安排得帖然。
大钓何曾离钓求，抛竿卷线却成愁。

法卓卓，乐悠悠，自是迟疑不下钩。
别人只看采芙蓉，香气长粘绕指风。
两岸映，一船红，何曾解染得虚空。
静不须禅动即禅，断云孤鹤两萧然。
烟浦畔，月川前，槁木形骸在一船。
莫道无修便不修，菩提痴坐若为求。
勤作棹，慧为舟，这个男儿始彻头。
水色春光处处新，本来不俗不同尘。
着气力，用精神，莫作虚生浪死人。
独倚兰桡入远滩，江花漠漠水漫漫。
空钓线，没腥膻，那得凡鱼总上竿。
揭却云篷进却船，一竿云影一潭烟。
既掷网，又抛筌，莫教倒被钓丝牵。
苍苔滑净坐忘机，截眼寒云叶叶飞。
戴箬笠，挂蓑衣，别无归处是吾归。
外却形骸放却情，萧然孤坐一船轻。
圆月上，四方明，不是奇人不易行。
世知我懒一何嗔，宇宙船中不管身。
烈香饮，落花茵，祖师元是个闲人。
都大无心罔象间，此中那许是非关。
山卓卓，水潺潺，忙者自忙闲者闲。
鼓棹高歌自适情，音稀和寡出嚣尘。
清风起，浪元平，也且随流逐势行。
浪宕从来水国间，高歌龟枕看遥山。
红蓼岸，白萍湾，肯被兰桡使不闲。
一叶虚舟一副竿，了然无事坐烟滩。
忘得丧，任悲欢，却教人唤有多端。
一任孤舟正又斜，乾坤何路指津涯。
抛岁月，卧烟霞，在处江山便是家。
愚迷未识主人翁，终日孜孜恨不同。
到彼岸，出樊笼，元来只是旧时公。
古钓先生鹤发垂，穿波出浪不曾疑。
心荡荡，笑怡怡，长道无人画得伊。
一片江云倏忽开，翳空朗日若为哉？

适消散，又徘徊，试问本从何处来。
不妨轮线不妨钩，只要钩轮得自由。
掷即掷，收即收，无踪无迹乐悠悠。
钓下俄逢赤水珠，光明圆澈等清虚。
静即出，觅还无，不在骊龙不在鱼。
卧海擎云势莫知，优游何处不相宜。
香象子，大龙儿，甚么波涛扬得伊。
虽募求鱼不食鱼，网帘篷户本空无。
在世界，作凡夫，知闻只是个毗卢。
香饵针头也不无，向来只是钓名鱼。
波沃日，浪涵虚，万象笏笼号有余。
乾坤为舸月为篷，一屏云山一罨风。
身放荡，性灵空，何妨南北与西东。
终日江头理棹间，忽然失济若为还。
滩急急，水潺潺，争把浮生作等闲。
有鹤翱翔四海风，往来踪迹在虚空。
图不得，算何穷，日月还教没此中。
钓头曾未曲些些，静向江滨度岁华。
酌山茗，折芦花，谁言埋在烟霞。
吾自无心无事间，此心只有水云关。
携钓竹，混尘寰，喧静都来离又闲。
晴川清濼水横流，潇洒元同不系舟，
长自在，恣优游，将心随逐几时休。
欧冶铉锋价最高，海中收得用吹毛。
龙凤绕，鬼神号，不见全牛可下刀。
动静由来两本空，谁教日夜强施功。
波渺渺，雾蒙蒙，却成江上隐云中。
问我生涯只是船，子孙各自睹机缘。
不由地，不由天，除却蓑衣无可传。
媚俗无机独任真，何须洗耳复澄神。
云与月，友兼亲，敢向浮沔任此身。
逐块追欢不识休，津梁浑不挂心头。
霜叶落，岸花秋，却教渔父为人愁。
二十余年江上游，水清鱼儿不吞钩。

钓竿斫尽重栽竹，不计工程得便休。
三十余年坐钓台，钩头往往得黄能。
锦鳞不遇虚劳力，收取丝纶归去来。

云间船子和尚，法嗣药山。飘然一舟，泛于华亭、吴江、朱泾之间。夹山一见悟道。常为拨棹歌，其播传人口者，才一二首。益柔于先子遗编中，得三十九首。属词寄意，脱然迥出尘网之外，篇篇可观，决非庸常学道辈所能乱真者，因书以遗风。泾海惠卿老，俾鐫之石，以资禅客玩味云。船子事实备见传灯，此不复载。

大观庚寅三月十六日书于扬子。步松泽叟吕益柔。

诸祖赞颂

投子青禅师

泛舟驾岭三十春，系处竿头死活人。
夹岭桂分千古韵，朗江山翠万重新。

觉海元禅师

舍短从长有几人，远求船子扣玄津。
兰桡数拄徒开口，水色山光特地新。

保宁勇禅师

不犯清波不掷钩，怪哉当面触鳌头。
微茫一喷朦胧雨，万壑千岩水逆流。

佛迹昱禅师

长竿方去随波浪，丝线收来获锦鳞。
桡下翻身何脱洒，回头不见旧时人。

罗汉南禅师

蓼夹芦花碧海秋，锦鳞跃浪上金钩。
目前无法回头看，踏覆船来得自由。

照觉总禅师

夹山桡下悟心休，何患身名踏覆舟。
今古华亭垂钓者，烟波江上使人愁。

枯木成禅师

一叶扁舟泛海隅，金钩钓得锦鳞粗。
几多逐浪迷源者，谁识清波意自殊。

佛印元禅师

华亭船子，修然无事。既不使人，不被人使。
拍手高歌，是谁生死。短棹丝纶，未尝离此。

参寥潜禅师

钓鱼船子住溪滩，些些活计夹山传。
太湖三万六千顷，影在波心月在天。

真歇了禅师

离钩三寸如何道，拟议还同眼里沙。
篷底月明载归去，劫前风韵落谁家。

慈受深禅师

箬笠蓑衣自在身，掉头不肯入红尘。
我惭白发未归去，笑杀华亭这老人。

大慧果禅师

蓦口一桡去路绝，药山之道始流传。
离钩三寸无消息，觉海万乘般若船。

苏台辩禅师

合头着语酬船子，恰似掘地觅青天。
直饶楫下通明澈，也是华亭破漏船。

达观颖禅师

忆昔药山生一虎，朱泾船上寻人度。
引得夹山拈坐具，呈见处，系驴橛上合头语。
千尺丝纶君看取，离钩三寸无生路。
劈口一桡亲子父，犹回顾，瞎驴丧我儿孙去。

解空观禅师

船子料应无可做，故来此处弄钓竿。
夹山不在一楫上，明月芦花夜夜寒。

圆极岑禅师

一桡打着个瞎汉，堪笑令犹行一半。
竿头丝线钓鲸波，攫浪拿云犹是钝。
没踪迹处莫藏身，看来端是眼中尘。
全机打破系驴橛，棒头点出玉麒麟。

密庵杰禅师

一桡劈脑没遮拦，大海波涛澈底干。
尽谓单传并直指，谁知倒被祖师瞒。

瞎堂远禅师

老手当年靠夹山，全机丧尽结深冤。
父南子北家何在，拨转天关地轴翻。

可庵衷禅师

扁舟不为钓纤鳞，啸月眠云据要津。
劈口一桡消息绝，谁知赚杀一船人。

水庵一禅师

拶透机前子欲酬，迅雷楫下汗如流。
踏翻船去水悠悠，直入千峰不转头。

拙庵光禅师

蓦口一桡全杀活，点头三下鼻撩天。
至今千古风流在，谁道华亭覆却船。

途毒荣禅师

未遇锦鳞闲拨棹，逍遥自在水中天。
夹山掩耳催归去，翻却船儿水底眠。

笑庵悟禅师

药山毒药灌喉咙，药发无端累道吾。
掩耳直饶亲荐得，铁船翻覆错名模。

或庵体禅师

孤踪短艇寓江滨，眼盖乾坤澈骨贫。
接了夹山钻了水，至今恩怨不曾分。

肯堂充禅师

蓦口一桡，天地昏黑。
点头三下眼横鼻，直至今。

江水自漫漫。

谁解重来把钓竿。

一句合头驴橛上，儿孙总是错流传。

松源岳禅师

机轮元不挂丝头，会有金鳞上直钩。
蓦口一桡犹未澈，踏翻船去有来由。

蒙庵聪禅师

一下兰桡蓦口鞭，大洋海里火烧天。
父南子北加何许，风满长空月满船。

别峰印禅师

钓竿斫尽竹重栽，冲浪金鳞待得来。
覆却船儿便归去，至今江上浪崔嵬。

铁牛印禅师

垂丝千尺在深潭，水月空明满面惭。
一个锦鳞来合杀，翻身绝唱望江南。
无用全禅师

三寸离钩不等闲，迅雷击破万重关。
一桡活得夹山会，从此嘉名满世间。
石桥宣禅师

离钩三寸若为酬，不犯清波得自由。
船子踏翻归去也，至今遗恨满沧洲。
无着总禅师

渺渺烟波一叶舟，竿头丝线几沉浮。
离钩三寸如何道，便有金鳞暗点头。
木庵永禅师

臭口才开经万劫，丝毫才犯铁轮随。
云收雨散月明夜，翻动江波说向谁。
借庵圭禅师

咄！这渔翁何调度，上无片瓦遮风雨。
独钓烟波随所寓。
超然趣，知音覩面分明举。

因得夹山来与语，一桡蓦口通玄路。
明月满船全体露。
休回顾，乞儿伎俩都分付。

潜庵光禅师
赤体江头三十秋，偏于水上挂灯毬。
一竿棹破泾江月，夹岭光生四百州。

浙翁琰禅师
夹岭当年错用心，贪他香饵被他擒。
点头三下无言说，水阔山遥恨转深。

孤云权禅师
离钩三寸已周遮，臭口才开隔海涯。
赢得云山渺秋水，至今长映夕阳斜。

柏亭月讲师
江山自是天然底，却为渔人惹是非。
到得收轮天自霁，江山依旧翠如眉。
船子家风总自然，夜深载月自撑烟。

鸥波浩荡难寻处，赢得渔歌乐钓船。

诺庵肇禅师

活计都卢一钓舟，锦鳞入手便抽头。

我来不睹师亲训，岸柳依依蘸碧流。

少林崧禅师

活计从来无寸土，轻舟荡漾芦花浦。

风静月明潮满渡。

非遮护，明明佛祖来无路。

老倒夹山呈露布，一桡之下翻身去。

鼻直眼横无本据。

冤谁诉，至今恨在翻舟处。

天童净禅师

一桡劈口虚空破，三点驴头覆却船。

父子至今俱不了，江湖波浪错流传。

空岩印禅师

亲到药山，脱却草本。逼得夹山，雄鸡生卵。

风流千古在华亭，至今平地波涛究。

笑翁堪禅师

了无锥地可容身，却泛孤舟据要津。

不独夹山遭毒手，至今赚杀一船人。

愚谷印禅师

上无片瓦可盖头，下有万顷江湖水。

扁舟荡漾晚风熟，忽觉渔歌四边起。

渔歌声止复复歌，歌声不羨虾蟆多。

锦鳞赧尾在何处，奈此丝纶千尺何。

有时掷钓钓明月，钩头明月不容掣。

天寒月落江水空，几面独对芦花雪。

雪月芦花一色明，寒岩异草青又青。

船头才转拨刺鸣，船子踏翻鸿毛轻。

孤标独书记

落照湾前空无边，烟水烟水复烟水。

有客闲抛千尺丝，渔船不乱鳧鸥起。

底处吹来欸乃歌，满江风月一声多。

金鳞不在钓竿上，赖有两桡能奈何。

话尽云山并海月，到头舍命松根掣。
烟水茫茫不见人，此时惆怅谁能说。
落照依然湾水明，何人见尽双眼青。
愚谷老子真善鸣，卷舒在我船子轻。

痴绝冲禅师

与师同是遂宁人，来访遗踪愧后生。
当日相逢定槌杀，也教知道有乡亲。

溪翁敬禅师

祸胎深中药山毒，痛下一桡无面目。
可怜狼藉钓滩头，直至如今水漉漉。

虚谷愚禅师

烟水寒，扁舟小，华亭江上相寻讨。
负命底劈口一桡，点头处狼藉不少。
父子怯相酬，谁道翻身早。

出黄芦，入红蓼。

收拾丝纶，江天未晓。

何山粹禅师

霹雳声中曾掩耳，夕阳影里却回头。
踏翻船子人何在，万古朱泾水自流。

一庵清禅师

卓锥无地可容身，短棹垂钩几度春。
不是夹山冲逆浪，争能入水见长人。

白牛乡禅师

一叶轻舟逐晓风，朱泾来谒老禅翁。
寒波拍岸师何在，只见孤蝉挂碧空。

博山本禅师

生涯来往华亭上，钓台烟波获锦鳞。
蓑笠既穿船又破，更无一法在江滨。

亭林彬禅师

蓼花丛里打湾跽，刚到钩头妙不传。
撞着夹山辞理尽，自知无计踏翻船。

北磻简禅师

合头一语到牢关，击碎牢关险绝攀。
分得半轮秋色去，瞳瞳依旧响潺潺。

无住介讲师

片瓦不存，寸土不立。

鼓棹呈桡，是甚死急。

觊面相呈，锥劄不入。

蓦地翻身覆却船，至今遗恨追难及。

蘼山文上座

蓦口一桡恩已重，踏翻船子事犹赊。

万古朱泾江岸寺，水天空阔雁行斜。

林泉永上座

碧波荡漾钓金鳞，钓得金鳞便转身。

千古华亭风月在，呈桡舞棹有谁邻。

四明通上座

清风为线月为钩，上钓金鳞未足酬。

谁道踏翻归去也，至今钓线不曾收。

当山冲禅师

打翻夹岭精灵窟，覆却沧浪载月船。

只这丹青难写处，一天风月尽敷宣。

当山桐禅师

芦花深处老渔郎，握剑挥空孰敢当。

一击铁围星火迸，长鲸活尾出沧浪。

觉范洪禅师

剩水残山惨淡间，白鸥无事钓舟闲。

个中着我添图画，便是华亭落照湾。

大川济禅师

毒手一桡难弹避，点头不见问津人。

烟波浩渺无穷恨，父子虽亲未是亲。

无尽居士张商英

芦苇萧萧江岸秋，长江独月向西流。

离钩三寸无人道，笑倚兰桡自点头。

山谷道人黄庭坚

荡漾生涯身已老，短蓑箬笠扁舟小。

深入水云人不到。

吟复笑，一轮明月长相照。

谁谓阿师来问道，一桡直与传心要。

船子踏翻才是了。

波渺渺，长鲸万古无人钓。

赤城罗适

船子飘然去不归，袈裟唯得旧时衣。

朱泾野水清如染，只与山川照落晖。

子固赵孟坚

秋泊禅扉夜，清吟入兴频。

风生水鳞甲，云放月精神。

禅有机玄秘，诗无句法新。

旧题寻不见，吹遍壁间尘。

鲁国曾子言

几年江上下金钩，得个鱼儿便罢休。

小艇踏翻归去也，朱泾千古月波流。

无怀居士葛天民

泽国茫茫水接天，孰云无法与人传。

见成风月难回避，尽在华亭一钓船。

国戚高子云

家缘丧尽浑无路，片瓦一锥无割处。

突然泉底独韬光，知是药山传道据。

悠悠自乐山水情，短篷因得船子名。

松江泾水屡来往，点头有志重经营。

烟波万顷夫何住，千尺丝纶为谁付。

迷头终日笑黄能，惆怅锦鳞真罕遇。

二三十年江上游，不计工程得便休。

悲欢得丧也无争，满船风月芦花秋。

夹山不负道吾咄，得得未寻水中月。

适然一语便合头，万劫当知系驴橛。

离钩三寸在深潭，一桡劈口无劳参。

收轮罢钓有无意，语到玄妙舌莫谈。

传来一祖得一祖，不必回头再三睹。

踏翻船子去来休，只此知音了千古。

秋磻戚先之（回文）

寒烟隔浦渔村远，老子船翻话便休。

滩阔起风随月泊，钓空卷浪带云收。

难参要处深机险，易透禅关活水流。
观远有山无处到，密传心印不多流。
天台师窟

一桡用处若雷奔，轰破昆仑铁脑门。
三尺青蛇遁寒碧，后来多认刻舟痕。
南岳铁山琼禅师

上无片瓦下无锥，小艇优游任所之。
兰桡拨翻波底月，清光只许自家知。
万顷寒江一叶轻，饵云钩月钓朱泾。
清波不犯深深意，历尽艰难无锦鳞。
得个鰕儿便喜欢，可怜数载理丝竿。
短篷活计知多少，直至如今累夹山。

育王东生明禅师
清世悠悠据要津，一桡活计贵千金。
朱泾路上行人少，沧海难同方寸深。
盘谷隐讲师

锦鳞跃浪上金钩，一楫掀翻载月舟。
回首江湖玄路活，白苹红蓼自汀洲。
木庵宾讲师

古寺萧萧芦苇湾，昔人曾此弄渔竿。
满船明月诸方活，一线清风万古寒。
柏老晋朝枝半在，门遗唐额字重刊。
夹山去后知谁继，载把机缘石上看。
子庭柏书记

得个金鳞不等闲，浮家泛宅尽掀翻。
系驴橛子难收拾，千古腥风起钓滩。
苕溪钱万里

当时明月一归舟，化作龙宫涌翠楼。
种柏庭深唐日月，钓鱼诗老宋春秋。
水流门外三千界，禅压江南二百州。
袖拂古碑空感慨，欲寻鸥鹭过沧洲。

跋

船子上无片瓦，下无卓锥，安有剩语流布丛林。是皆传之者误，而赓歌赞之者亦误矣。兼行于世岂不转误于后人者耶？径山从而注脚也，是萧何制律。

嘉熙丁酉中夏无准叟师范

以如上人之请故书此

（此处钤“师范”、“特赐圆照”、“佛鉴禅师”印三枚）

船子和尚初参药山，征诘次，拟对，山以手掩其口，即豁然大悟。后离药山，遁迹朱泾。泛一小舟，或吟或歌，自乐于山水之间。然观其吐一字一句，皆发扬佛祖无上妙道，非今时蛙鸣蝉噪者比。后来诸大老过其地，或睹其像乃仰其高风盛德，有感于中，咸留偈赞以美之。法忍坦上人，今总哀为一集，欲锓梓流通，请题其后。余嘉坦之志，能尊其祖，有激于世，故为书之。

至治壬戌仲春住径山虚谷叟希陵

船子和尚一生脚跟下浮逼逼地，若不得夹山，几乎无折合。棹歌一集，只消千尺丝纶直下垂一首，足以起药山之宗，其余总是游戏三昧尔。八百年来者，一只船打篙底打篙，摇橹底摇橹，终无一人动着古道。坦首坐推开其篷，驾之游于萨婆若海。虽然，只恐船子老人未肯横点头在。

至元丁丑春前，住育王松月比丘正印拜题

（此处钤“沙门正印”、“松月翁”印二枚）

从来鼻孔自撩天，闲咏朱泾载月船。

不是夹山来识破，更于何处雪深冤。

庵 昙静稽首

记曩移舟吴淞江，系缆法忍寺，因追船子和尚灵迹，偶成一偈。今十余载，寺之安知。客过门话及，请笔之。

踏转船舷下水时，夹山犹带一重疑。

我来夜泊朱泾寺，两岸潮声说向谁。

西天目山幻住道者明本拜手。

西亭兰若记

北磻

诚禅师号船子，蜀东武信人。在药山三十年，尽药山之道。逮其散席，浮一叶往来华亭、朱泾，上下百余里。林塘佳处，意所适则维舟，汀烟渚蒲间，咏歌道妙。其言与志公、玄觉诸老脱略。笔墨畦畛处若合符节。识者味其满船载月，未尝不叹其汲汲于得人，以为不负祖宗计。夹山去后，覆舟而归。乃知佛祖在人间，世断无他事。西亭三咏，照耀天地，虽乳儿灶妇能歌之。即其言，观其行，廩廩所不死者，不与凡辈共尽。自是松泽山水益明秀，至今称水国名胜。一经品题，千古改观。妙贤起遗烈，结茆于咏歌处，曰“西亭兰若”。樊圃树艺，一竹一石，皆有次序。菱芡浮实，苹蓼交映；落帆半夜，荷笠亭午。开扉相延，抵掌啸咏。冀遇如船子者，求一言之益，而拔俗于千仞之上

。使其徒若圭，问予所以相遇之道，则谓之曰：船子之昭昭，如日丽天；尔之拳拳，如水在地。彼以不息照临，尔以不息流注。均具不息之道，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何俟一语之益，然后为得哉？书以授圭，使归以告贤。

推篷室记

幻住

窃观佛祖，洞悟一心之至理，具大解脱。哀群生以虚妄情识滞于此岸，以不动智设万行之善巧，遣其识，破其情，咸俾其直造彼岸而后已。原夫一心之道如巨舟，万行之善巧如舟之有篷也。舟乃篷之体，篷乃舟之用。一心万行，相融相摄。体用均资，涉入无间，曾何处所之择哉？昔船子和尚神心廓悟，尝泛扁舟于烟波芦苇间，日与渔歌牧笛，互相酬酢，似无意谓于传唱之门者。逮遇夹山，则其迅机，峻令电走风飞，破执荡情，一发无贷。末后一句，命若悬丝，踏破虚空，有谁敢拟。为人痛快，未有如是之作者。今朱泾法忍寺，乃其覆舟委篷之地也。寺之沙门舜宾，始习贤首教，观于大方之家，颖悟玄要，一旦思欲解文字之缚。大德壬寅尝构别室于寺之侧，时有胜侣来集，礼忏摩以祛业习，克期观以证自心，扁其室曰“推篷”。盖有意于推船子既委之篷也。寻而继伏腊之土，日资月聚，颇有成规，将有待于同志之士也。余丐食吴江，会师于梅堰之正受，语及建立之由，虑来者罔其初志，嘱为文以记之。余曰：船子既没，其所不与舟同覆，篷俱委者，是道也。道之即文字而谓教，离文字而谓禅。今五百年矣，驾其既覆之舟于蒲团禅板之间，推其已委之篷于方等忏摩之上，融古今于一瞬，空迷悟于寸心。余烈遗风，尚可想见，经世传远，相续不断，推篷之义岂虚设也哉！故直笔以记之。

续机缘集

清 释漪云辑

（漪云溪照达邃辑）

船子和尚东游泊钓船处

唐 愚公谷人

和尚东来泊钓船，一溪秋水月明天。

此中定有高人出，为忆前身几百年。

辛酉三月二十七日，法忍寺天空阁毁于火，得小碣于灰烬中。前集右军书圣教二行，中刻此诗，后勒会昌元年十一月，款书愚公谷人记，乃知唐人刻石而隐其姓名也。二坨居士拂拭出之，并和二诗附于后。

西亭桥下舫归船，杰阁焚时焰逼天。
喜得唐碑兼晋字，行间明勒会昌年。
沧江虹贯米家船，墨宝由来光烛天。
嘉庆六年辛酉夏，鉴家详记得碑年。

宋 且庵

萧萧芦荻映江流，短棹孤篷泛小舟。
细雨斜风浑不管，一心只在钓竿头。

浙翁

鼓棹高歌下急滩，江花漠漠水漫漫。
一丝风里三江阔，掣得金鳞即便还。

无际流

一副渔竿三寸钩，百千毛窍冷飕飕。
虽然当下亲分付，要在渠侬自点头。

介石朋

不是轻舟下钩迟，一桡未举几人知。
双眸炯炯烟波外，伶俐阁黎欲到时。

佚名

随例撑船泛五湖，渠船鱼满我船无。
谁知密布竿头饵，意在苍龙不在鱼。

高子凤 澹庵

松泽亭前山水幽，朱泾渡口荻花秋。
离钩三寸无人会，一棹东西独未休。
劈口两桡无剩法，点头三下不容声。
谢师付授从今了，一段机缘风月清。

明 朱从善

携手来萧寺，秋风欲暮天。
重寻船子迹，同悟夹山禅。
载月怜清旷，垂纶得自然。
联吟惭句拙，漫附白云篇。

曹勋 峨眉雪

头陀不是渔翁做，夜夜月明船一个。
直任寒鱼不上钩，何妨袖手滩头坐。
潮生滩没芦花高，头陀去后沙盆破。
居士村中只卖鱼，沙弥寺里空寻兔。

两家烟火不相通，踏泥跳板无人渡。
你也富，我也富，乞儿一笑歌行路。
眼前谁是百年人，涅槃岂尽由饥饿。
潮来潮去钓滩深，舍得竿长钓得鱼。
大遇好，乞儿休错过。

二隐谥

不畏春寒踏钓矶，应须潭底取鱼归。
个中消息谁堪委，只许滩头船子知。
不入天台五百流，铁航偏使泛沧洲。
锦鳞踊跃随时现，万里烟波一钓收。

本朝 憨山清

水清沙白月如钩，影落波心钓未收。
无限游鱼吞不得，棹歌声里海天秋。

朱履升 贞阶

剔藓看残碣，犹刊至正年。
覆舟人已去，船子迹空传。
净业随孤棹，宗风托逝川。
钓滩今夜月，何处问机缘。

向若洪

久住朱泾古钓滩，钓滩犹觉水云寒。
道人静坐饶清福，闲煞滩头一钓竿。

鹭一聪

古滩垂钓系孤舟，旅客忘机静夜游。
话到生平江上事，一竿风月任悠悠。

程珣 白山

方外高人澹世缘，常移孤艇钓秋烟。
覆舟指点禅机捷，一片蟾光万古悬。

戒显 晦山

芦苇萧萧一钓滩，金鳞既遇罢投竿。
而今船子归何处，月落波心古镜寒。

朱天翔 集山

一自寒滩覆钓舟，至今人不解离钩。
我来独钓滩头月，亮到心头暗点头。

曹鉴仁 谷山

一从滩畔覆渔舟，滩上纶竿尚未收。
试问夹山头点后，几人真个解离钩。

耘六恺

古钓滩头烟水清，一舟行处万缘轻。
前滩空翠斜阳里，自谱新词唱晚晴。

高景光 桐村

扁舟泊水滨，西亭指禅窟。
欲借一纶竿，禅翁何处谒。
只有钓滩头，依然浸凉月。

朱天培 退吾

拗春天阻客春游，只有僧寮足可投。
细草斜阳遮曲径，寒泉古涧不通舟。
数间幽胜诸兰若，大众群推小惠休。
冥坐竹窗思船子，一声啼出唤晴鸠。

沈乘 稼园

地僻林深气郁葱，一湾春水澹蒙蒙。
当年垂钓人何处，恍在迷离烟雨中。

寄圆能

不须兰桨不施罾，智慧谁参最上乘。
明如月，清似冰，阿弥陀佛阿弥僧。

曹鉴浩 云壑

疏钟清楚夕阳天，古木凌云古涧泉。
常得钓滩滩上住，不能作佛已成仙。

程飞凤

船子遗踪何处存，潮穿石窟络苔痕。
一滩秋水无人钓，烟雨潇潇锁市门。

彭庭梅 湘南

小桥岸北石头顽，一棹烟波落照湾。
地到海隅疑路尽，水从东下带潮还。
谁人问渡逢船子，绝壁题诗有晦山。
唐代清时两开士，悟来大道得空闲。

赵士端

风雨梦回船子渡，禅房信宿忆当时。
潮从东下千溪满，月向西来一钓垂。

胜地他年劳梦想，布帆今夜又何之。
声名愧杀湘江客，蚀遍莓苔读旧诗。

施士恺 澄如

茅茨滩水杳无踪，廖寂空怀船子风。
千载留将公案在，至今人尚问推篷。

方诸

和光寂历隐溪滨，独自悠然下钓纶。
红蓼岸，绿杨津，占断风流劫外春。
年来不费买山钱，潇洒溪头一钓船。
消白浪，绝江烟，卷起丝纶抱月眠。

曹原郟 云溪

解人早已识离钩，不犯清波自点头。
今夜月明滩水阔，棹声拨处认鱼钩。

朱廷芝 虹桥

时漪云上人重建推篷室落成

一室曾经几劫灰，竹深堂后迳重开。
道成不必舟同覆，迹在何妨篷更推。
良夜好将明月载，甚时还得夹山来。
升天成佛浑无据，斫尽渔竿喜又栽。

程超 山村

扁舟垂钓一竿闲，薄暮收纶棹月还。
今日滩头人已杳，空余花竹护禅关。

朱恂 恂中

钓滩船子泛渔舟，此地曾闻船子游。
船子已经蹈海去，钓滩依旧水东流。
徜徉物外成朝暮，笑傲寰中任去留。
借问当时踪迹处，白云明月两悠悠。

厉鹗 太鸿

船子高风去不还，霜天如洗白鸥闲。
明年若买蓑兼笠，合并华亭落照湾。

曹原劭 瞻棠

朱泾渡口水连空，赤日湾头迳转通。
买得一舟乘兴去，芦花明月吊禅翁。

曹源熙 希滨

钓滩千古水长流，者副纶竿永不收。
一段机缘言不得，几回闲步到滩头。

自彰昂

棹却长洲更短洲，一江风月足勾留。
鱼不饵，钓空投，多少金鳞会上钩。

允辉怀

独把竿儿一手擎，一竿尽足了平生。
烟水阔，鸥梦清，鳧鸭纷纷莫与争。

西池华

何故一桡竖起，笑看千尺垂丝。
师则连声速道，我以不解解之。

超凡椿

行便擎桡住便停，卧时酣睡起时醒。
风澹澹，水冥冥，笑指波心几点萍。

沈起凤 凡甫

一身出入水云隈，闲向烟波日溯洄。
流不尽，棹空回，只怕游鱼不肯来。

周景甫 补山

杰阁招提胜，秋深试一登。
疏林犹剩叶，禾穉尚留塍。
世味淡于水，孤怀冷似僧。
飞鸿来天际，诗思为谁兴。

程维岳 爱庐

望去如蜗地数弓，僧伽灵迹旧禅宫。
香林远拓香尘外，法界行来法忍东。
几树垂杨潮约约，一湾新涨雨蒙蒙。
钓纶试问师何处，指点云槎海上通。

曹源芳 碧轩

舞棹垂纶翠荇开，渔忘机处复何猜。
身随岭畔孤云宿，法契源头活水来。
岁久尚留船子迹，风高岂逊客星台。
空门宗旨无生灭，不用同嗟屈子才。

施霞 二轩

新涨春潮滑似油，绿杨深处荡渔舟。

看飞鹭，狎轻鸥，未到机缘莫下钩。
香生夏日一溪莲，常放滩头鸭嘴船。
鼓短棹，历长川，禅心寄托水云边。
秋风料峭浪高跳，偏向溪头去弄潮。
篙持稳，舵把牢，任他风浪自逍遥。
芦花岸白溪流咽，荷蓑坐对寒江雪。
付真传，示寂灭，心心相印休饶舌。

曹相川 镕斋

落照湾前泊钓舟，锦鳞钓得便归休。
风清月白师何在，只有芦花尚点头。

金嘉遇 逸庵

抛却蒲团坐钓矶，闲同鸥鹭两忘机。
持竿不下悠然足，纵未升天少是非。

顾翥彤 铭廷

者个头陀不自安，方才拨棹又垂竿。
我今闲看滩前月，千古空江一镜寒。

曹源因 自培

何方山水是吾庐，何处林泉可久居。
漫向空江吊陈迹，一滩烟月一舟虚。

黄泽溥 学川

一领渔蓑一钓船，来从荻渚出芦烟。
水云多处风波少，坐对空滩意渺然。

丁益秀 芝田

也在朱溪寄此生，往来时听棹歌声。
寻常一样空江水，钓道滩头彻底清。

徐祖鎔 香沙

人生何必较穷通，世事由来类转篷。
空即色，色即空，都入烟波一棹中。

江湖习静久忘机，今是何烦悔昨非。
风飒飒，雪霏霏，一蓑一笠澹忘归。

不须跌坐始参禅，个里能将三昧诠。
滩尚在，灯已传，歌词流播万千年。

岑振祖 镜西

三泖湖宽一叶轻，何人解向月中行。

风已息，浪未生，一竿不动水澄清。
总无名利载虚舟，总无得失挂鱼钩。
钩初下，鱼自游，一天风景不胜秋。
世界茫茫随所安，此身无暖亦无寒。
朝一顿，暮半餐，牢把江心七尺竿。
白藕花开云水间，扁舟荡漾几时还。
香四面，花一湾，无言笑伴道人闲。
半篷风月半篷烟，水面生涯景色鲜。
鹭飞后，鸥梦前，此中早已识机缘。
游鱼不饵坐江头，风扬垂丝未肯休。
一轮月，万顷秋，空明何处着闲愁。
一任儿童唤老渔，钓竿之外不知余。
鱼戏水，水养鱼，水与鱼儿总是虚。
空中云气作楼台，一室如篷向水推。
放船去，无客来，每到三更载月回。

周云桂 外香

撇却尘埃坐钓船，江干寄迹自年年。
短蓑箬笠凭谁问，独傍芦花浅水眠。
茫茫烟水漫寻思，何处波平不钓丝。
一自踏翻船子去，机缘千古少人知。

朱廷禄 菊轩

斜插纶竿俯逝波，才经渚荻又烟萝。
渡头落照滩头月，趁着溪湾婉转歌。

朱德饶 怀轩

何须日日棹歌行，我道纶竿是钓名。
偶对旧滩滩上月，平生心迹一般清。

胡金 式如

夹山一遇不须留，罢钓还登般若舟。
何必临行再三顾，浮生原是等浮沤。

徐煜 东园

笑我江头一老渔，钓来钓去不求余。
鱼知我，我知鱼，抛却鱼竿看太虚。

天然广

百尺丝纶千载垂，一波应有万波随。

而今滩水清如书，舞棹抛杆更有谁。

孙其武 豆芬

依然江上水悠悠，枫叶芦花瑟瑟秋。

一自覆舟人去后，至今滩月碎花流。

沈大江 胥川

老我生涯只一船，纶竿垂向水中天。

无着脚，且高眠，只余流水送流年。

沈炳台 枳山

机缘随处莫深求，一棹烟波得自由。

深藏舌，自点头，不到江心怕覆舟。

曹相瑶 廷珍

几度江头问钓台，此心终不染浮埃。

鱼不见，花莫猜，我亦投竿归去求。

金梦熊 蕤芴

西风吹晚林，黄叶满秋寺，

船子去千年，遗迹流此地，

当其垂钓时，放浪聊适意，

渔樵共歌唱，混迹别无异，

逮后逢夹山，一语结深契。

大道得传人，覆舟遂长逝。

乃知了道人，何处着思议。

我来访钓滩，吊古仰高致。

不见垂纶者，水云渺无际。

贯一心

清风朗月许人歌，一句全无可奈何。

凡心少，逸兴多，装点渔翁挂领蓑。

石林满

争唱滩头拨棹歌，棹歌声里几经过。

来日少，去日多，五十年来一刹那。

野亭相

船子当年，钓竿独袅，

棹入烟波，身藏深杳。

伶俐夹山，依言直造，

离钩三寸，速道速道。

暮口两桡，纤尘一扫，
心地空明，江天晴晓。

守峰钊

芦花深处水云多，棹击空明起嫩波。
我亦年来无个事，晴时布衲雨时蓑。

慧开风

生长东南大海滨，一舟占得劫前春。
偶来滩上无心住，和月归来掷钓轮。

徐曜 亦巢

遥指烟波一钓台，乘风慢取短篷推，
去者去，来者来，且把今宵月载回。

张铭新 渔梭

家园丧尽不为贫，世网如何缠得身。
钓罢者回归去也，一竿犹怕染红尘。

朱栋 二垞

绿杨三面护招提，坏壁多年认旧题。
环照桥边滩水碧，一声棹拨夕阳低。
船子当年江上游，我今江上也停舟。
江云不断江流急，静对空江一点头。

程以权 樾林

觉慧空寂，感应神焉，机之所触，缘巧与联，
结成法界，变现万千，高僧德诚，名列唐贤。
前于后喁，弟述师传，其机如此，一大因缘。
所得何有，手执钓竿，斫尽重栽，岁岁年年。
璇穹为庐，宝筏为船，性海游鳞，眼望欲穿。
离钩未即，有无之间，不即不离，踪迹云烟。
谁谓释氏，致用则难，自古圣哲，广张丝缙，
钓得六鳌，俾负神山，活泼湊泊，开阖坤干。
大乘大任，惟佛惟天，质之古德，然乎不然。

夏履泰 俨山

桃花水涨波微绿，泼刺鲜鱼鳞六六。
蒹葭霜露一泓秋，银鲈三尺满江头，
于时舞棹持轮往，盈筐满簏惟予求，
伊谁踪迹侪渔侣，机心却付东流水。

家风瓶钵是生涯，屈溯当年有船子。
当其参得药山禅，心空四大涵真詮，
红尘欲度迷津者，清风明月常随缘，
所嗟上无片瓦覆作屋，下无锥地驻吾足，
扁舟来往水云乡，手袅青丝揭楚竹，
白云深处下迟迟，一竿钓遍秋江隩，
就中三昧无人知，滩头时伴闲云宿，
独有夹山大欢喜，密谛真如参烂熟，
诚也自喜得传人，一个半个时相续，
覆舟长逝了因缘，抛却渔竿渺尘俗，
钓丝冷落千余年，钓滩遗迹今犹传，
数间老屋作古刹，四围竹树交云烟，
君不见严子陵，钓台终古常峻嶒，
又不见张志和，钓徒姓氏留烟波，
钓滩船子三相参，此是西天竺国真伽蓝，
游人凭吊仰高躅，情绪依依宛在月，
夕阳影里推孤篷，水色苍茫暗林麓，
吁嗟乎！我生不及见垂纶，一卷机缘何处读。

宋澣 大憨

昔日抛舟去，而今拨棹来，
机缘存一线，终古不尘灰。
船子留残碣，高人久未闻，
钓滩烟水月，一并付漪云。

徐辰角 铁厓

荷花荷叶媚清澣，销夏湾头绝可怜，
明月下，晚风前，往来只有橛头船。

丁益灿 修眉

鱼贪芳饵钓贪螯，我本无贪不取毫，
只有一端贪不免，掉回载月月盈舳。

倪式璐 渔村

方外一孤舟，垂纶昔日游，
乾坤千古月，芦荻半滩秋。
缘在僧何在，机流水亦流。
欲寻船子迹，云树不胜愁。

朱楠 国珍

滩前滩后几经过，拨棹声中晚唱多。
听遍棹歌三十九，自编一阙自家歌。

陆惇恪 芑坪

鸭坡鳧渚浴鸥汀，撑出渔舟入杳冥。
一阵荻花疏雨过，矾边垂钓柳边停。

成章宣

不把袈裟换绿蓑，惯随行脚念弥陀。
一声佛号千声梵，都逊前滩拨棹歌。

高以竈 小琴

江边何日始行舟，江上何人始钓游，
水自不回云自去，钓滩依旧月如钩。

曹烜 雪厓

上无片瓦下无地，一舸飘然身无寄，
临渊岂有羡鱼心，持竿水上等游戏，
往来只在朱水滨，扣舷吟啸无昏晨。
脱尽三千大千劫，离却苦海超迷津。
蓑衣箬笠颇自得，打破禅观此游息。
何用别求选佛场，一泾便是极乐国。
道吾云岩皆旧俦，随缘而度成独修。
不是钓鱼是钓道，钓得上乘乘孤舟。
夹山既与传心要，拨棹清歌成绝调。
钓滩犹厌累红尘，一脚踏翻遂罢钓。
只今松泽剩孤亭，几度临流独凭吊。
千秋一点禅心存，半滩明月长相照。

曹荣 大文

一自禅师载月过，争传此地棹声多。
待他明月滩头上，自拨兰桡自唱歌。

覲仁愚

三江两信去来潮，荻渚芦汀各自摇。
公既推篷我学钓，滩头明月互相邀。

周嘉会 云亭

一心向道遍求师，领悟由来不费辞，
千古机缘何处见，当头一喝点头时。

骆鹏翻 月艇

不向西来不向东，一竿江上钓秋风。
晴波绿，霜叶红，几世修来作钓翁。

周陞联 补梅

船子风流不可攀，夕阳仍照翠微湾。
滩头寂寂无人到，诗思禅心一味间。

叶光史 青垂

不图作佛不求仙，才过清江又藻川，
同鸥宿，抱月眠，钓罢归来不系船。

丁益美 实夫

春水三篙碧浪添，秋江一色带汀簾，
潮初长，风又恬，水晶宫里漾银蟾。

薛体洪 愚亭

石榴花放绿荫多，趁着龙舟几度过。
四面人家两岸树，一枝柔橹几声歌。

超然治

几度经游泛小舸，时闻清梵吼蒲牢，
忽思滩上人千古，惟有门前水半篙。

胡廷镜 远山

年时来往荻花洲，问我行藏指钓舟，
自唱棹歌归去晚，一江岁月一滩秋。

顾大章 平阶

一舟许大一帆轻，惯把舟儿载月行，
潮初落，汐又生，者段机缘话不清。

陆汧 蓉斋

路隔红尘身自安，芦花深处不知寒，
流湛枕，霞可餐，一江风月一渔竿。

金堃标 式庵

一舟来往水云乡，只有纶竿意味长，
亡得丧，莫评量，宿向芦汀梦亦凉。

严溶 德沛

六尺丝竿万丈波，游鳞不遇竟如何，
拨轻棹，唱高歌，夜静归来月一蓑。

童汝霖 阆峰

半篙春水碧溶溶，船子风流迥不同，
试向江头觅陈迹，捞来虾子带微红。

严济 舫渔

六尺纶竿八尺舟，潮来潮去任清流。
住住住，休休休，转眼风波得自由。
窄艇长桡惯自操，往来江畔饱风涛，
风烈烈，水滔滔，只要源头认得牢。

顾璜 兰谷

我岂灵山会上人，没踪迹处好藏身。
滩头新买三间屋，闲与禅翁理钓纶。

包汝夔 夔功

迳转溪回花木深，阁梨引我到禅林。
一钩澹月松间照，照见空滩古佛心。

怀朴淳

三十年来作钓徒，滩头拨棹往来歌，
一钓水月机缘尽，试问钓竿意若何？

张策新 静渠

人在苍茫烟水间，夕阳时趁暮潮还，
到彼岸，泊前湾，清江流急白鸥间。

丁益彬 雪渔

荻芦瑟瑟水漫漫，此地依然古钓滩，
滩水至今深见底，任予收放一纶竿。

张清新 六花

新年买得一渔舟，箬笠蓑衣游处游，
意不在鱼鱼不钓，月明滩上伴间鸥。

丁益琳 子香

一波万波流至今，一竿半竿谁知音，
棹入芦花最深处，白云明月澹禅心。

顾其钟 棣友

三面湖楼一钓船，西亭北去小桥边，
钟声初歇萧声起，吹却渔灯抱月眠。

丁繁滋 耘庄

不图作佛扣禅开，家住朱泾古钓滩，
我亦爱徒滩畔钓，半竿斜日一竿间。

沈珽 香齐

遥看渔火点秋江，近听 钟断续撞，
夜半何人轻拨棹，棹歌和月人篷。

陈藻 观颜

今夜孤舟拨钓滩，钓滩风景夏犹寒
天青月白江澄练，只少禅翁一副竿。

奚载福 厚齐

垂钓江千岂羨鱼，丝纶尺漾清渠里，
钓三寸，如何道，水底天开月影虚。

倪斌 蓉圃

船子棹歌三十九，歌馀还觉逸篇多，
我将滩上云和月，补作当年一首歌。

吴澄 西梅

一竿垂钓三年成，理豁何须口作声，
跳入波心人莫讶，莲花原是水中生。

张炳新 星标

一叶扁舟，那个丝垂千尺，镜空明，
尘凡不隔，枫林遥赤，芦花新白，
浅溪湾恍逢禅客。

淮阴严濑，那及烟波泛宅，棹歌声，
犹随渔笛，锦鳞无色，红虾留迹，
对晴滩半篙寒碧。

——调风中柳

巨音净

林庵不隔柳西东，一楫往来风月同；
羨子牵舟岸上住，我从滩外更推篷。

照月池

惯向江头理钓丝，投竿无处却空持；
云澹澹，月迟迟，不弄聪明不卖痴。

顾其秀 松岩

来由来船去有船，大家摇动水中天；
天接水，水涵天，人从镜里过年年。

夏道溥 香泉

持纶默坐对江烟，欲觅金鳞假钓船；

载得药山宗旨在，好乘明月度随缘。
去来无定认安流，一点禅心一叶舟；
约略荻花红蓼畔，棹歌声里满江秋。

冯宝田 研农

世间有佛本无仙，月到中天印万川；
投竿宿，卷丝眠，不知何处觉空船。
却筏披裘上钓台，何曾高处绝尘埃；
寻快乐，莫疑猜，江心毕竟少人来。

曹相钟 大镛

垂竿舞棹独优游，混迹渔翁得自由，
一遇锦鳞头暗点，至今三寸尚悬钩。

丁繁衍 椒圃

者重公案果谁知，漫理竿头千尺丝，
不是功深兼妙悟，如何能到点头时。

丁繁炳 午亭

寒滩不断流，棹歌非绝调；
拨棹又推篷，滩畔还垂钓。

丁繁培 溉馀

依家久住钓滩头，无限溪山一棹收；
应有烟蓑旧相识，冷云南北买渔舟。

程若荣 仙耕

游鱼发发跃滩头，方外有人系钓舟；
太息世间贪饵者，随流多少误衔钩。
妙契渊源证逝川，一竿水月眼前禅；
尘缘觑破心机发，千古机缘任自然。

卢槐茂 一斋

沙平岸阔水潺潺，船子当年寄此间；
俗累净时孤艇远，禅心澹处一竿闲；
不嫌方外收纶晚，好像湾头载月还；
踪迹欲藏藏不得，机缘终古布人寰。

袁日新 坤芳

久把纶竿钓碧浔，点头三下遇知音；
朱泾千古滩头水，流出当年古佛心。

沈绍珩 金波

游戏滩头屏俗缘，一滩秋水泻涓涓；
碧云深处香烟锁，打桨推篷惯放船。

静江濬

短艇孤篷载酒过，朱泾渡口水云多；
前滩好月留人宿，君拨兰桡我唱歌。

高咸池

千古一纶竿，重向滩头钓；
日夕不逢人，皓月还相照。

月印诚

来不可知去莫追，白云深处欲依谁；
无片瓦，少立锥，扁舟拟把一竿随。

姚国栋 霞村

日向江头坐钓船，一竿之外无别缘；
等闲不解垂纶意，且自推篷抱月眠。

姚国荣 南良

生涯多半在滩头，日向江头钓不休；
萧萧雨，瑟瑟秋，只有渔翁不解愁。

夏履坊 金埜

霜染枫林秋欲残，招寻幽寺尽盘桓；
桥边丛竹通禅径，窗外菰萝绕戒坛。
犹有遗容悬粉壁，更谁放艇问烟滩；
我来弔古空馀感，水色苍茫冷钓竿。

孙璧 石庐

棹歌声歇集机缘，屈指咸通岁一千；
浮世几随尘劫换，精蓝常并钓滩传；
心空般若无馀地，生会真知不欲船；
欲问踏翻去时迹，朱泾泾水碧於烟。

薛体芳 国梁

锥地了无船上居，纶垂千尺漾清渠，
离钩解得如何道，一水空明万象虚。

陈怡 竹坡

指点迷途据要津，长竿短棹一闲身；
扁舟踏覆人归去，水色天光千古心。

姚映奎 经西

古寺萧萧芦荻秋，昔年船子此勾留；
一竿一叶今何在，门外寒滩空自流。
在修行

船子当年只有船，钓竿垂处见诸天；
偶来东土无人识，空向滩头自证禅。
应宗静

天公付我好生涯，一叶扁舟便是家；
晴波里，钓竿斜，者样功夫那得差。
慎初证

三寸离钩千尺丝，朱泾今日也寻师；
师偏不把桡来打，棹拨空明若个知。
自成诚

一竿从不计工程，钓得滩头彻底清；
毕竟诚师成个事，自惭名合祖师名。
怀峰海

一叶扁舟任所之，西亭桥畔舣舟时；
年来我亦随缘度，独钓寒滩人未知。
法忍寺结界记

宋 智圆

船子和尚名德诚，不知何许人，尝泛小舟，放浪江湖间，垂纶舞棹，歌咏自适。洎道传夹山，遂覆舟而逝。而朱泾多所游止，故立像于此院。元丰三年暮秋月望，予以众命结界，负锡至此。考其创置之始，而古无记传，惟石幢所载，乃唐咸通十年立也。又寻井阑题记，仍有会昌之号，疑其古刹今废，至咸通复兴耳。旧名建兴，今朝治平中，易为法忍。前代住持累不得人，零落尤甚。今惟秀者，力勤营治，渐复完密。又谓：僧舍不结界，则法律不可行，法律不行，则与灵祠邮舍何以别乎？乃和悦院众，面阐斯法利。至於立标分相，集僧唱结，皆遵律范。来者幸无疑焉。

西亭兰若记

林希逸

西亭者，樵李僧若圭所建也。其地则船子诚师游歌旧处也。圭宗天台之学，而慕船子高风，即其故地，作为此亭。聚群衲讲颂其间，冀一遇如船子者焉。四方闻而高之为歌咏者甚众，而圭犹将有记焉。俾泳属余，余曰：圭之所以慕于师者，何以哉？余尝求师之本末矣，师，蜀人也，事药山三十年，尽得药山之道。晚节游吴，寄以叶舟，往来华亭朱泾，自为歌诗，时以唱咏渔者传而和之

。既又思其学之未传也，以其意属之道吾。道吾指夹山即江次谒之。一语而契，乃蹴其舟自没以化。师之自立孤高如此！圭之所慕者何以哉？嗟夫！学伯夷之清者，不必皆饿于西山；学屈原之忠者，不必皆沉于汨罗。堂序虽安居之所，以无心则犹虚舟也；躯壳虽存视之，以无我则犹浮沤也。迎其始而知所以得，则药山犹在也；溯其终而知所以传，则夹山未死也。船子何人哉？余素爱船子之歌，而又嘉圭之志，故为之记且书，俾泳篆其额。泳，余子也，亦与圭为方外友。景定三年九月。

西亭兰若记

北磻简

诚禅师号船子，蜀东武信人。在药山三十年，尽药山之道。逮其散席，浮一叶往来华亭、朱泾，上下百馀里。林塘佳处，意所适则维舟，汀烟渚蒲间，咏歌道妙。其言与志公、玄觉诸老脱略。笔墨畦畛处若合符节。识者味其满船载月，未尝不叹其汲汲于得人，以为不负祖宗计。夹山去后，覆舟而归。乃知佛祖在人间，世断无他事。西亭三咏，照耀天地，虽乳儿灶妇能歌之。即其言，观其行，廩廩所不死者，不与凡辈共尽。自是松泽山水益明秀，至今称水国名胜。一经品题，千古改观。妙贤起遗烈，结茆于咏歌处，曰“西亭兰若”。樊圃树艺，一竹一石，皆有次序。菱芡浮实，苹蓼交映；落帆半夜，荷笠亭午。开扉相延，抵掌啸咏。冀遇如船子者，求一言之益，而拔俗于千仞之上。使其徒若圭，问予所以相遇之道，则谓之曰：船子之昭昭，如日丽天；尔之拳拳，如水在地。彼以不息照临，尔以不息流注。均具不息之道，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何俟一语之益，然后为得哉？书以授圭，使归以告贤。

推篷室记

元 明本 幻住

昔船子和尚，神心廓悟，尝泛舟于烟波芦苇间，日与渔歌牧笛相酬酢，似无意于传唱之门者。逮遇夹山，则其迅机峻，令电走风飞，破执荡情，一髮无贷。末後一句，命若悬丝，踏破虚空，有谁敢拟。为人痛快，未有如是之作者。今朱泾法忍寺，乃其覆舟委篷之地。寺之沙门舜滨，始习贤首教。大德壬寅搆别室于寺之侧，扁曰推篷，盖有意于推船子既委之篷也。余丐食吴江，遇师于偃梅之正受，语及建立之由，属文为记。余曰：船子既没，其所不与舟同覆，篷俱委者，是道也。道之即文字而谓教，离文字而谓禅，今五百年矣，驾其既覆之舟于蒲团禅板之间，推其已委之篷于方等忏摩之上，融古今于一瞬，空迷悟于寸心，馀烈遗风，尚可想见，经世传远，相续不断，推篷之意，岂虚设也哉。故直笔以记之。

重建推篷室记

本朝 朱栋 二垞

唐神僧船子委篷以去，元沙门舜宾创别室于法忍寺侧，颜曰推篷。幻住道者为记勒石，不知何时移建下圩。年久失修而圯。嘉庆三年春，余与丁君子香、张君六花同游寺中，住持漪云上人指院後隙地曰：此元建推篷室之遗址也。慨然有兴葺意。于是日颂华严，多方劝募，两君复赉助之。重建三楹于初地，逾年落成，请余为记。余曰：善作者必善成，善继者必善终。方其室之议葺也，如解维遇石，尤牵挽犹恐不及。及其既建也，如顺风扬帆，一瞬百千馀里。迨今既成也，又如卸帆停泊，安卧枫湾荻渚间。昔余尝从汉及江，渡洞庭，达星沙；复由湘水滩，行经江右，渡鄱阳钱塘而返，走水程四五千，所恃一篷。於未推既推，可委得委之时，亲涉其境。大概始难继易，而後即安。一日如是，万里如是，终身行道罔不如是，作室如是，凡事如是，我道与释道亦莫不如是。噫，推篷之义大矣哉！夫船子上无片瓦，下无锥地，终委篷始推篷者也。顺宾若考肯堂，厥子肯构，继推篷终委篷者也。能委篷而推篷，今日之漪云即舜宾即船子也；後来之推篷，皆船子皆舜宾皆漪云也。余非知道者，仍以委之推之之义继幻公而为之记。 嘉庆四年三月。

附录

推篷室初稿序

清 周霭联

余读机缘集，船子有拨棹歌三十九首，其前三作七言小诗，馀皆渔歌子词。世但知船子为佛祖，不知为唐诗人，为唐词人也。夫我儒之学，通明广达，讲求精微，去利欲，明死生，然後心地清而语圆澈。前人每以禅喻诗，盛唐王、孟、韦、柳诸公，皆通禅理，法取乎空灵，钝根人可以不作。我邑漪云上人，俗出华亭沈氏，先世以儒术显，父兄皆名诸生。上人读儒书，明儒理，得度于法忍寺，进具戒律，历参达尊、树莲二师。重建推篷室，高栖浩然，道风远布，延主东林师席。手辑续机缘集行世，船子拨棹歌有嗣音矣。暇则往来峰泖间，与诸名人酬和，艺益进，名益高，著作益富。录近时所作若干首附于机缘，请余为序。余曰：世之工诗者，竟体稳惬，往往多俗情俗调，有乖风雅。惟一二空山老衲，矢口成吟，别有一种清气流溢于行间。唐之禅人，如皎然、齐己辈三十馀人，逸韵高情，传唱千古，始知心地清明者，一无所有而无所不有，为可传。今读漪云诗，既能歌船子之歌，又能作皎然齐己之诗，其出入三唐，深得理趣，益叹禅可以喻诗。漪云之为禅人，漪云之为诗人也。虽然皎然集于頔序之，齐己白莲集孙光宪序之，余非两公比重，违其义而勉应之。从此云月之夜，江枫沙鹭之间，夜唱高吟，与拨棹声相上下，船子乎？抑皎公已公乎？漪云自此远矣。

肖廉周霭联拜

重虚堂增补有关船子事迹之记载

《佛光大辞典》

船子德诚：唐代禅僧。籍贯、生卒年均不详。名德诚。随侍药山惟俨三十年，为其法嗣。尝至浙江华亭，泛小舟随缘接化往来之人，世称船子和尚。传法予夹山善会禅师后，自覆舟而逝。有关师传法夹山善会之因缘，禅林中称为“船子得鳞”。鳞，指有金色鳞之鱼，比喻众中之大力者。师虽得药山之法，然以性好山水，而致日久仍无嗣法之弟子以报师恩，后因道吾而得夹山善会，善会并从师之问答教示而得开悟，后蒙印可，成为嗣法弟子。[祖堂集卷五、景德传灯录卷十四、释氏稽古略卷三]

《五灯会元》

船子德诚：船子德诚禅师秀州华亭船子德诚禅师，节操高邈，度量不群。自印心于药山，与道吾，云岩为同道交。泊离药山，乃谓二同志曰：公等应各据一方，建立药山宗旨。予率性疏野，唯好山水，乐情自遣，无所能也。他后知我所止之处，若遇灵利座主，指一人来，或堪雕琢，将授生平所得，以报先师之恩。”遂分携。至秀州华亭，泛一小舟，随缘度日，以接四方往来之者。时人莫知其高蹈，因号船子和尚。一日，泊船岸边闲坐，有官人问：“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师竖桡子曰：“会么？”官人曰：“不会。”师曰：“棹拨清波，金鳞罕遇。”师有偈曰：“三十年来坐钓台，钩头往往得黄能。金鳞不遇空劳力，收取丝纶归去来。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三十年来海上游，水清鱼现不吞钩。钓竿斫尽重栽竹，不计功程得便休。有一鱼兮伟莫裁，混融包纳信奇哉。能变化，吐风雷，下线何曾钓得来。别人只看采芙蓉，香气长粘绕指风。两岸映，一船红，何曾解染得虚空，问我生涯只是船，子孙各自赌机缘。不由地，不由天，除却蓑衣无可传。”道吾后到京口，遇夹山上堂。僧问：“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无相。”曰：“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无瑕。”道吾不觉失笑。山便下座，请问道吾：“某甲适来只对这僧话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师在？”山曰：“某甲甚处不是，望为说破。”吾曰：“某甲终不说，请和尚却往华亭船子处去。”山曰：“此人如何？”吾曰：“此人上无片瓦，下无卓锥。和尚若去，须易服而往。”山乃散众束装，直造华亭。船子才见，便问：“大德住甚么寺？”山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师曰：“不似，似个甚么？”山曰：“不是目前法。”师曰：“甚处学得来？”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师曰：“一句合头语，万劫系

驴橛。”师又问：“垂丝千尺，意在深潭。离钩三寸，子何不道？”山拟开口，被师一桡打落水中。山才上船，师又曰：“道！道！”山拟开口，师又打。山豁然大悟，乃点头三下。师曰：“竿头丝线从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问：“抛纶掷钓，师意如何？”师曰：“丝悬绿水，浮定有无之意。”山曰：“语带玄而无路，舌头谈而不谈。”师曰：“钓尽江波，金鳞始遇。”山乃掩耳。师曰：“如是！如是！”遂嘱曰：“汝向去直须藏身处没踪迹，没踪迹处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药山，只明斯事。汝今既得，他后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里，钁头边，觅取一个半个接续，无令断绝。”山乃辞行，频频回顾，师遂唤：“阇黎”！山乃回首，师竖起桡子曰：“汝将谓别有。”乃覆船入水而逝。

《古尊宿语录》（卷第四十八《佛照禅师奏对录》）

船子德诚：夹山初住润州鹤林时。道吾到遇上堂。有僧问。如何是法身。云无相。如何是法眼。云法眼无瑕。吾不觉失笑。夹山便下座。请道吾问。某甲适来祇对僧话。必有不是处。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吾云。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师在。夹山云。某甲甚处不是。望为说破。吾云。某甲终不说。请和尚却往秀州华亭船子处去。夹山云。此人如何。吾云。此人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和尚若去。须易服装束。夹山乃散众易服。直造华亭。船子才见便问。大德住什么寺。夹山云。寺即不住。住即不似。船子云。不似又不似个什么。夹山云。不是目前法。船子云。甚处学得来。夹山云。非耳目之所到。船子云。一句合头语。万劫系驴橛。船子又问。垂丝千尺意在深潭。离钩三寸子何不道。夹山拟开口。船子以篙打落水中。才上船。船子又云。道道。拟开口。又打。夹山于此有省。乃点头三下。寿皇云。他到此悟也。师云。可谓庆快平生。师又曰。船子云。竿头丝线从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夹山遂问。抛纶掷钓师意如何。船子云。丝悬绿水浮。定有无之意。夹山云。语带玄而无路。话头谈而不谈。船子云。钓尽江波金鳞始遇。夹山乃掩耳。船子云。如是如是。遂嘱云。汝向去直须藏身处没踪迹没踪迹处莫藏身。吾二十年在药山。单明斯事。汝今既得。他后不得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里钁头边。接取一个半个接续无令断绝。夹山乃辞行。频频回顾。船子遂唤。阇黎阇黎。夹山回首。船子举起桡云。汝将谓别有。乃覆船入水而逝。

《景德传灯录》

华亭船子和尚。名德诚、嗣药山。尝于华亭吴江泛一小舟。时谓之船子和尚。师尝谓同参道吾曰。他后有灵利座主指一个来。道吾后激勉京口和尚善会参礼师。师问曰、座主住甚寺。会曰、寺即不住。师曰、不似又不似个什么。会曰、目前无相似。师曰、何处学得来。曰、非耳目之所到。师笑曰、一句合

头语。万劫系驴橛。垂丝千尺、意在深潭。离钩三寸。速道速道。会拟开口。
师便以撞在水中。因而大悟。师当下弃舟而逝、莫知其终。